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1988~2009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中國 日記

CHINA DIARY

[英] 保罗·怀特◎著

他用眼看中国，用笔记录中国，用心感受中国
他与中国一起走过改革开放22年不平凡之路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中國 日記

C

Y

[英] 保罗·怀特◎著
徐林 王际洲◎译

(1988~2009)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日记 / (英) 怀特 (White, P.) 著 ; 徐林, 王际洲译.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04-1403-9

I. ①中… II. ①怀… ②徐… ③王… III. ①日记—作品集—英国—现代②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 IV. ①I561.65②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010号

中国日记

作 者: 保罗·怀特

翻 译: 徐林 王际洲

策 划: 张海鸥 李淑娟

责任编辑: 李淑娟 李晨曦

图片提供: CNSPHOTO

封面设计: 贺玉婷

版式设计: 清鑫工作室

责任审校: 张 鸣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403-9

定价: 4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中国日记》是我从1988年开始为英国《晨星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的合辑。

《晨星报》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持社会主义观点的英文日报（我相信现在依然如此）。这份报纸过去一直报道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发生的事情，却很少提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这显然是一种疏忽。

从1984年我从香港来到北京时起，我就在中国的主流媒体新华社工作，当一名改稿编辑。1988年，我去《晨星报》参观访问，并向他们建议，我可以为他们写一些有关中国的事情。专题编辑听后欣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让我每个月为他们提供一篇稿件。“当然，我们没有钱付给你。”他说。

好吧，免费就免费吧，为他们义务干活我觉得精神上是一种满足。还有，如果他们不付给我钱，他们在修改我的文章时就不得不非常慎重，即使他们不喜欢我的文章。而我呢，则可以不受其约束，不想写就可以不写。与那些受雇于主流媒体、根据老板的意愿写稿子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要高尚得多。

我开始的正是时候，因为第二年在中国发生的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那时起，全球的视线牢牢地锁定在中国身上。《晨星报》一直每月刊登我的一篇稿件，报纸的读者（我希望是这样）也因此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情况，这对于商业媒体在1989年歇斯底里的言论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

直到 1996 年，“中国日记”专栏的名称和形式才正式确定下来，取代了往日的“每月热议”，因为它讨论的不一定是最重大的趋势或事件。我同意为这个专栏每次发一个包含四篇短文的稿件，以日记的形式展现中国。在我看来，《晨星报》的读者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工会和工人权益改善的报道、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状况、农村和广大农民工生活的变化、“一国两制”政策和它对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影响。每篇日记的最后部分比较诙谐、幽默，以突出前三部分的严肃性。

在上述几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世人瞩目的变化。这些都是“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通往“小康社会”道路上的里程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中国前进发展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中国词汇的含义的。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参观访问，这个国家现在已是一个交通便利（至少与十几年前相比）到几乎完全开放的社会。我衷心希望这本《中国日记》所收录的内容，也就是截止到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前的报道，能够帮助大家全面公正地看待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成功、失败与挫折，以及在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

在过去的 22 年里，《晨星报》“中国日记”专栏的编辑换了一拨又一拨，我真是无法一一列出。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感谢他们每一个人对我的帮助，特别是要感谢现任的专栏编辑理查德·巴格利和罗斯·西特韦尔。

在编辑出版这本《中国日记》时，我发现我过去所写的日记中尚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我利用这次出版的机会对这些日记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如果说，我写的这些日记还能对读者了解中国有所帮助的话，那将是对我这些年笔耕的一种最好的回报。

保罗·怀特

2010 年 9 月于北京



目 录

1.	1988 年 9 月	001
2.	1989 年 5 月	006
3.	1989 年 10 月	008
4.	1991 年 7 月	011
5.	1991 年 9 月	015
6.	1991 年 11 月	019
7.	1992 年 1 月	022
8.	1992 年 7 月	027
9.	1993 年 9 月	033
10.	1993 年 11 月	037
11.	1994 年 2 月	041
12.	1994 年 8 月	045
13.	1995 年 3 月	049
14.	1995 年 6 月	053
15.	1996 年 1 月	057
16.	1996 年 3 月	061
17.	1996 年 5 月	063
18.	1997 年 1 月	066
19.	1997 年 3 月	070
20.	1998 年 1 月	072



21.	1998 年 5 月	077
22.	1998 年 8 月	080
23.	1999 年 3 月	083
24.	1999 年 5 月	087
25.	1999 年 12 月	091
26.	2000 年 3 月	094
27.	2000 年 6 月	097
28.	2000 年 12 月	101
29.	2001 年 3 月	104
30.	2001 年 6 月	108
31.	2001 年 9 月	111
32.	2001 年 11 月	114
33.	2002 年 4 月	115
34.	2002 年 7 月	119
35.	2002 年 10 月	122
36.	2003 年 1 月	124
37.	2003 年 3 月	128
38.	2003 年 5 月	131
39.	2003 年 6 月	135
40.	2003 年 7 月	137
41.	2003 年 8 月	139
42.	2003 年 9 月	141
43.	2003 年 10 月	143
44.	2003 年 11 月	145
45.	2003 年 12 月	147
46.	2004 年 2 月	149
47.	2004 年 4 月	150

48. 2004 年 5 月	153
49. 2004 年 6 月	155
50. 2004 年 7 月	157
51. 2004 年 9 月	159
52. 2004 年 11 月	160
53. 2004 年 12 月	162
54. 2005 年 2 月	163
55. 2005 年 1 月	166
56. 2005 年 3 月	167
57. 2005 年 4 月	168
58. 2005 年 5 月	170
59. 2005 年 6 月	173
60. 2005 年 8 月	176
61. 2005 年 9 月	179
62. 2005 年 10 月	182
63. 2005 年 11 月	186
64. 2005 年 12 月	188
65. 2006 年 1 月	190
66. 2006 年 2 月	193
67. 2006 年 3 月	196
68. 2006 年 4 月	198
69. 2006 年 5 月	200
70. 2006 年 6 月	202
71. 2006 年 7 月	205
72. 2006 年 8 月	207
73. 2006 年 9 月	209
74. 2006 年 10 月	211



75. 2006 年 11 月	213
76. 2006 年 12 月	215
77. 2007 年 1 月	219
78. 2007 年 2 月	221
79. 2007 年 3 月	223
80. 2007 年 4 月	225
81. 2007 年 7 月	226
82. 2007 年 8 月	228
83. 2007 年 9 月	230
84. 2007 年 10 月	232
85. 2007 年 11 月	233
86. 2007 年 12 月	235
87. 2008 年 1 月	237
88. 2008 年 2 月	239
89. 2008 年 4 月	241
90. 2008 年 7 月	245
91. 2008 年 9 月	248
92. 2008 年 10 月	249
93. 2008 年 11 月	251
94. 2008 年 12 月	253
95. 2009 年 1 月	255
96. 2009 年 2 月	257
97. 2009 年 4 月	259
98. 2009 年 5 月	261
99. 2009 年 6 月	262
100. 2009 年 7 月	263



1988年9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的10年里，政府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旧的中央集权制度，解散人民公社，通过吸引外资促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后面，工人们的福利却没有跟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受了这个挑战。

中国工会面临着挑战。他们做好了准备，再度担负起维护工人权益不受私企老板或国企领导的侵害的传统职责。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13届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规划，后得到国家领导人批准。过去，工会组织的主要工作成了分发免费电影票，而这一规划向工会组织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规划提议，工会是国务院以下所有机构中会员和职工权益的代表，只要政策的制定影响到工人的权益，工会就要进行干预。有趣的是，规划说：“当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官僚主义的严重侵犯，而问题又不能通过正常和民主的途径解决时，工会应有权组织工人对这些问题进行曝光、向上级机构报告或公之于众，并以其他形式进行斗争。”

当然，这里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如果工会还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与当权者进行斗争，这看起来与工人阶级的国家性质不符，那不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窝里斗”了吗？

但如果工会仅仅成为党的政策的传递者，谁又能关注工厂里的真正



◎漫画：维权。

问题呢？其权威性又何在呢？

中国人或许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处理由于私有经济和外企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19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5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成为中国工会的第一把保护伞。

自1949年解放以来，全总一直与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密切合作，以致在“文革”期间成为另一个顽固的官僚机构，受到了冲击。

然而，意料之中的是，在过去数年来成立的20多万家私人企业中，劳资关系开始紧张。这时，工会被要求发挥传统的作用。企业中正在试点成立单独的工会，但它们与全总的关系目前还不明确。1982年的宪法删除了罢工的权利。

共产党似乎正在筹划让全总成为一种对有限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制约的力量。而在新一轮的现代化建设中，资本主义在若干经济领域的发展则受到鼓励，这也是确保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顺利回归政策的一部分。

工会将开始推动福利政策，如养老和医疗福利，而这些现在只有国



○难忘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太和街道工会与30多家街企工会一起成立农民工维权组织，使2,000多名农民工与企业签了劳动合同，并办理养老、医疗等五种保险，为农民工吃了颗“定心丸”，维护街企农民工合法权益。图为街企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





◎2005年3月13日，在由西安市总工会主办的“全省工会促进再就业2005年春季大型免费招聘洽谈会”上，340家用人单位提供了7,500多个再就业机会，许多大型企业、社区等单位工会还出动车辆运送本单位下岗职工集体求职。流动求职者人数超过2万多人，共有2,800多人签定了用工协议，3,600多人达成了用工意向。

有单位的员工才能免费享受。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说，现行的制度应该改革，应为所有工人提供福利。他指出：“全总在提供此类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过去几年来实施的工资改革和工业调整的措施，以及政府的经济结构重组，引起了一些不满，尤其是那些由于工厂效益不好或人员过多而下岗的工人。

面对这一不稳定的局面，《经济信息》杂志在近期的评论文章中反映了政府和共产党的想法，强调需要一部详细的劳工法，并强化工会的作用。“工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工人的团结，成为改革的强大后盾。”评论文章说。

面对来自全总的压力，劳动部部长罗干警告工厂领导说，他们应该对下岗工人再就业负责，“要为他们提供其他的就业机会，譬如开辟新的业务”。

中国的工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挑战呢？这个问题将在即将召开的全总会议上得到答案。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0 年 6 月 4 日发出《关于进一步
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
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1989年5月

1976年，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出现了自发的游行，导致“四人帮”的倒台。1986年，学生们聚集在政府所在地中南海外示威。最后，这一事件和平地结束了，但当1989年更多的学生在北京游行时，场面失控了……

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4月15日逝世。消息宣布后，大批的学生立刻开始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游行。游行一直持续了13天，直到上星期四，也就是4月27日，游行人数达到10万人。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群众游行。

与1986年年底那次导致总书记胡耀邦被撤职的学生游行不同，这次游行好像是有组织的。游行平静地过去了，没有拘捕的报道。这些游行实际上只限于北京。

标语和旗帜并未清晰地表达出示威者的意图。“自由”、“民主”和“爱国主义”并非新的、带煽动性的口号。学生呼吁惩治腐败，投入更多教育资金，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这些都与现行的政府政策是一致的。

胡耀邦是一位广受尊敬的人（他被降职后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同时也是现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驱。

当然，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还远不及已故前总理周恩来。1976年，在周总理的追悼会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导致“文革”的彻底结束。

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鼓励个体企业填补服务性行业

的空白，党也在逐步从对经济的直接管理中撤出。

这导致了一个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理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与共产党没有太多的关系。

这时，学生开始担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以后既当不了管理者也成了专家。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即便说得委婉些，管理一个 11 亿人口的大国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当领导人试图使一切步入正轨时，政策的钟摆有时候难免会出现急剧的摇摆。

这次游行试图表达一种意见，希望政策不要太偏向某一个方面。

这次游行的时机很巧，因为明天就是 1919 年“五四运动”70 周年纪念日。历史上的那天，首都的学生点燃了对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全面抵抗的烈火，并呼吁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一风暴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此时，街上的游行似乎已经停止了，但有些学校还在罢课。



1989年10月

1989年的学生游行发生时，正赶上东欧共产党政府开始解体。这次游行很自然地使过去自由化10多年来滋长起来的一批社会邪恶力量受到了鼓励，同时引起了外国对华敌对势力的注意。苏联和中国可能在5月开始关系正常化的前景使他们警觉起来。

今年4月到6月在中国首都北京的骚乱导致了军队的介入。令人奇怪的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最近的演讲中将此冲突描述为“不可避免的”。

那他指的是什么呢？

看上去他指的是过去10年的对外开放和政治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力量的变化。

人民公社制度在70年代末就结束了，土地依照合同承包给了有能力的农民。其余很多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

这类企业很多都是部分私有、私人经营或由外国投资的。

同时，为提高生产力，把这个国家从官僚主义的瓶颈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在几年前推出在企业中放开直接管理权的政策，给企业管理者更多的自主权。

多数情况下，企业管理者能集资投入生产，并与国家分享利润。